



方艾影视剧选

方 艾著

上海老作家文丛 · 第二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老作家文丛
· 第二辑 ·

方 艾著

方艾影视剧选

■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方艾影视剧选/方艾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2

(上海老作家文丛)

ISBN 978-7-5321-4039-8

I. ①方… II. ①方… III. ①电影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电视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1661 号

责任编辑：丁元昌

特邀编辑：高彦杰

美术编辑：王志伟

方艾影视剧选

方 艾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625 插页 2 字数 288,000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039-8/J · 289 定价：3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编辑说明

《上海老作家文丛》是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的丛书。出版上海老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是为了展示上海老作家在文学园地孜孜不倦、辛勤耕耘的创作成果。

本辑为《上海老作家文丛》第二辑，共9种，包括方艾的《方艾影视剧选》、王智量的《一本书，几个人，几十年间》、圣野的《圣野短诗自选集》、田遨的《心痕与屐痕》、叶元章的《静观流叶》、冯增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稿》、倪蕊琴的《俄国文学魅力》、雁舒的《玫瑰为你开放》、鲍世远的《戏水流长》（以姓氏笔划为序）。这9部作品都具备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理论以及文学回忆录等多种体裁。

上海市作家协会计划每年推出一辑《上海老作家文丛》。

上海市作家协会

2010年12月

我的第一首诗(代序)

——写给最亲的人

有位哲人说过：青年如诗，热情似火；壮年如小说，缤纷多彩；中年如戏剧，面对众多矛盾；老年似散文，历经风风雨雨，遍尝甜酸苦辣，已然心静如水，宠辱不惊。

祖国六十我八十，我已从青年、壮年、中年、老年一路走来，因为我从事了自己喜爱的工作，可以说是幸福的。

我从清华园参军，加入第一野战军战斗剧社创作室，随军进入山西，经临汾过运城；越黄河到潼关，解放西安；又随贺龙转战西南，翻秦岭，过剑阁，解放成都。在追击残军途中，和我同一创作室的一位十八岁青年诗人，跌入悬崖牺牲。在朝鲜战场，我们一百多人志愿军文工团牺牲了三位同志。那时我最大愿望是活到三十岁，三十岁前抓紧分分秒秒，采访英雄，体验战争，写出像样的作品。没想到如今我已活到八十，当了二十九年中学教师，直到改革开放调进上海电视台才写了一些作品，虽说不上有很大成绩，但总算是写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

这本选集由三个部分组成，基本上是我八、九十年代的作品，《金色年华》、《补课》写的是青少年学生和中年教师，可以说是我向教育战线还的债。《黑狐狸》取材于高罗佩小说，他是荷兰人，

却熟悉中国，更难能可贵的是写出了精彩绝伦的唐朝名相狄仁杰故事。《狐裘女郎》取材于30年代苏州作家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写的是十里洋场人间欲魔骗财骗色的故事。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是陈谷子烂芝麻的老故事。已由各剧种演得很烂，今天要碰这一题材，绝不能炒冷饭，必须有新的突破，新的绝招，能让人耳目一新。这个突破点在哪儿呢？思之再三，我想一件普通刑事冤案久审不决，除非是官官相护；其二能使冤案平反，必有条件，那就是上面有人。为何要相护，其中必定有“戏”。“上面有人”，那是什么人？我从清档案馆查阅到浙江官员都是镇压太平天国有功的湘军骄兵悍将，慈禧怕浙江高官尾大不调，便借杨乃武冤案开刀，杀鸡儆猴，革掉了与此案有关的一百多个官员，摘下顶戴上各色宝珠装满一大木斗，还刻下石碑为戒。历史是一面镜子，在反腐斗争越演越烈之际，《杨乃武与小白菜》一经播放便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反响意外强烈。因是连续电视剧，每每头天晚上播放，第二天一早公园里就有一堆一堆人群热议《杨乃武与小白菜》。我还收到不少观众来信，其中有位老人竟寄来厚厚一沓申诉材料，希望我能帮他平反冤案。我只能将材料转送给有关单位。至于《补课》、《杨乃武与小白菜》诞生过程一波三折，附录中有拙文介绍。

写作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每每写作，夜不能寐，备受折磨，但仍感兴奋、幸福。因为创作是从无到有，编织一个个故事，塑造一个个人物，最终都能鲜活地出现在银幕、荧屏上。从事这项工作是幸运的，我的生命是充实的，生活是快乐的。最后我感谢上海作家协会帮我出版此选集，感谢一直关心照顾我的亲友，还有鼓励、支持、关怀我的广大观众。为此特地选出青春似火年代，我在朝鲜战场写的第一首诗《写给最亲的人》献给最亲的人，作为代序。

白雪把山野铺平，
河水结成了冰，

在不透风的掩蔽部，
给我最亲的人，
写上一封信。

我爱护自己的生命，
更千万倍爱护你们。
我有一颗火热的心，
要全部献给你们。
我要祖国岁岁壮大，
我要祖国年年强盛，
要你们过幸福生活，
要全世界永远和平。

.....

以上诗作写于 1952 年 1 月 1 日朝鲜谷山郡龙岩洞。刊于同年 5 月《人民文学》，如今已是 2010 年，整整过了四十八年。这就是时光，过去的已成历史，未来又是一片璀璨。

2010 年 7 月 12 日于上海

目 录

我的第一首诗(代序)	
——写给最亲的人	1
黑狐狸 (电影剧本)	1
狐裘女郎 (电影剧本)	53
补课 (独幕话剧)	104
金色少年 (电视剧)	127
杨乃武与小白菜 (电视连续剧)	155
师梦 (电视连续剧)	275
附录	347
海派电视剧初创札记	347
我的第一部电影	
——“补课”风波前前后后	354
我的第二部电视连续剧	357

电影剧本

黑 狐 狸

人 物

吴佩玉 昔日交际花、红歌女，今为阶下囚、杀人犯。二十五岁。

赵景白 即将上任的司法部长，名闻遐迩的才子、诗人，可年龄还不到四十。

任千帆 某县县长，刚上任就碰到一桩棘手的案子。四十岁。

胡 红 十七岁。一个又美、又病、又穷的孤女。被叫做小狐狸。

孔翠芬 歌舞女郎。二十岁。人称小孔雀。

如海法师 昔日马上将军，现成佛寺高僧，放下屠刀，笃信佛学。五十七八岁。

周哲庵 某县首富，推为商会会长。五十来岁。擅长丹青，当地名画家。

冯依松 上海某大学学生。二十岁。

杨局长 某县警察局局长。

周哲庵家的夫人、小姐、丫环、老仆等。

一个男子的声音带着神秘传奇色彩在叙述：

“这是一个传说的故事，据说确确实实发生在远离现在七十年前的一个南方县城里。”

1. 外景 庭园 黑夜

民国初期。

小城深夜。

大风吼叫。

树枝晃摇。

一大块乌云飞速吞没了农历八月十三的朗月。

一支无限悲愁、哀怨、又带有愤恨的曲子在夜空中飘荡，显得更加凄凉、紧张。

花园深处，僻静荒凉。

虚掩着的花园门无人自开。

花木在黑暗中被狂风使劲拉推，肆意摧残。

两间平房后面有几只黑狐狸在蹿跳呜咽。三角形的脸上有两道蓝蓝的光像幽灵，似鬼火。

突然，出现一只可怕的黑手，将狐狸颈项一把捏住，黑狐狸在死命挣扎。

花园门在风中“吱扭”作响。

平房内忽然传出一声男子的凄厉惨叫，令人毛发悚然。

乐声悲怨愤恨，使人心碎。

2. 内景 书房 黑夜

一张年轻而扭曲了的脸，恐惧地瞠目结舌。

一双可怕的黑手，紧紧箍住年轻人的脖颈。
青年在痛苦中挣扎，痉挛中他的手抓住台布一角。
“哗啦”一声，台布同油灯一起拉倒在地。
玻璃灯罩碎片四飞。
室内一片黑暗。
大风怒吼，花瓣飘落。
黑手从青年的颈项挪开，只见他手中拿有一件模仿狐狸牙齿特制的铁器。
一只戴着黑手套的手摸着倒在血泊中青年的口袋。
几只黑狐狸又在窗台上乱蹿，一对对眼睛在夜色中闪射着惊悸、惶恐的绿光。
一道手电光照向一排书架、橱柜。
继而书籍被乱掷一地。
一条黑影在室内移动……
黑手从布袋里拉出一条已死的黑狐狸，把它放在死者的颈边，狐狸嘴正对着死者的创口，像是在吮血。
窗台上几只黑狐狸在哀鸣，一道道蓝光像幽灵，似鬼火。
推出片名：《黑狐狸》。

3. 外景 周哲庵家 白天

这里是县商会会长周哲庵的府邸。
县长同警察局局长一起踏进高大的绿玻璃瓦的门楼。
县长任千帆，高挑身子，白皙脸皮，眼睛炯炯有神，显出精明能干。他身边的警察局局长倒是又黑又粗又矮，他们两人跨进周家大门，步入两株紫杉间的一条青石板路，通向一个古香古色的朱柱大厅。
周哲庵快步迎上前来。
任千帆看到这位全县首富、商会会长，脸色疲惫，心怀忧虑。
周哲庵拱手说：“舍下出了人命大案，劳动县座、局长大驾，实

在……”

任千帆：“我是来请你今晚县衙小酌，明夜中秋，去城外云雾岭赏月野宴，飞觞作诗，尽欢而散。没想到一出门碰上杨局长，说是府上……”

周哲庵：“家门不幸。”

任千帆：“别着急，杨局长智勇双全，定能克日破案。”

警察局局长：“本局长务必全力缉拿凶手。”

周哲庵：“若能捉住凶手，敝人感激不尽。”

4. 内景 客厅 白天

周哲庵的客厅陈设华丽典雅，红木架上摆设着珍贵古玩，壁上挂唐寅的画、米芾的字，充分体现出商会会长的富有以及画家的高雅。

周哲庵的眼中蕴藏着感伤之情：“死者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父母双亡，在上海念大学，暑假来此小住。昨天半夜出事，我们一点都没有听到叫喊声……”

“昨天半夜？”警察局局长起了疑心，“那府上为何到今天中午才向警察局报案？”

“他晚上每每用功到深夜，作息不定，要求自由，不跟我们一起吃饭。今天中午女仆送饭……”

5. 内景 书房 白天

女仆荷花，约十六七岁，拎着竹编提篮，来到花园内、书房外。

她喊了声：“冯先生，午饭来了。”

没有回应。她于是轻轻推开书房门。

突然，她花容失色，目光异常恐怖，尖叫一声，提篮翻倒在地……

菜饭撒了一地。

(闪回完)

6. 外景 花园 白天

周哲庵陪着任千帆、杨局长穿过月洞门，进入一个大花园，沿着一条曲折回廊走向花园深处。在长廊的一面粉墙上嵌着不同图形的窗孔，透过窗孔又望见里面假山、小桥、流水，这里又是一个天地。

这时，任千帆发现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正隔着窗棂看着他们。

当年轻姑娘发现有人看她时，立即闪去不见人影。

7. 内景 书房 白天

原来雅洁清静的书房，已被洗劫得狼藉不堪，书籍、信笺撒满一地。

任千帆、杨局长进入内房，床上被褥凌乱，床下一只衣箱被拉出，箱盖开着，露出一堆杂乱的衣服。

大学生冯依松的尸体躺在地上，黑狐狸仿佛仍在吮着他的淤血。

任千帆看到尸体，汗毛直竖，又怕看，又不得不看。

8. 内景 小客厅 白天

警察局局长在开导使女荷花：“不要怕，你把所知道的情况都说出来。”

荷花目光恐惧，嗫嚅道：“老爷，冯先生是被狐狸精咬死的！”

警察局局长皱了眉头。

任千帆：“说下去。”

“冯先生笛子吹得真好，我们小姐每晚都听……”

9. 外景 花园楼台 夜

天上明月似钩。

冯依松依着花园假山在吹奏玉笛，笛声似怨似诉，令人肠断。

楼台上，周家小姐凭栏而坐，倾心听笛，似醉似痴。

(闪回完)

10. 内景 小客厅 白天

使女荷花低着头说：“我们小姐被笛声迷住了……”

任千帆：“是不是我们刚才在花园里见到的那个漂亮姑娘。”

荷花：“是的。她长得又漂亮，又聪明，待我们下人可好了，才十六岁就能画画写诗，是老爷的命根子。”

任千帆点了点头。

杨局长：“你们小姐同冯先生有来往吗？”

荷花抬头忽闪了一下眼睛：“去书房借过几回书。”

杨局长：“还有呢？”

荷花摇摇头。

任千帆：“你怎么断定冯先生是被狐狸精咬死的？”

荷花：“冯先生喜欢我们小姐，狐狸精不乐意，就把冯先生咬死了。”

任千帆：“那狐狸精怎么也死了呢？”

荷花想不出更好的答案，只能说：“冯先生恨狐狸精。”

当荷花走出小客厅后，杨局长揣测着说：“会不会是周小姐同冯依松有了私情，周会长怕家丑外扬……”

任千帆凝视警察局局长片刻，“有道理。”旋即说，“走，再去看现场。”

11. 内景 书房 白天

任千帆同杨局长走进凶杀现场，只见警察便衣侦探在整理书籍、衣物，卧室内法医在检验尸体。

法医：“死者确被狐狸所咬，可狐狸哪有那么大的力量，能致人死命？”

警察局局长皱起了眉头：“你也相信他是被什么狐狸精咬死的？”

法医摇摇头：“我感到十分奇怪。”

便衣侦探见局长进来，忙来汇报：“凶手把房间弄得一塌糊涂，书籍、抽屉全翻乱了，好像是在寻找钱财。”

“也可能是在找一份单据。”警察局局长拿起几本书翻了翻，“为这类东西杀人，多半是为了讹诈，但不知是谁讹诈谁。”

“那么把房间弄得一塌糊涂是假象。”这引起了任千帆的深思。“而事实上凶手在寻找一张单据。”

警察局局长见墙上挂着一支长笛，取下来放在嘴边吹了几下，发出刺耳的声音。他摇摇头说：“对这些玩意儿我是一窍不通。”

警察局局长眯起一只眼睛向笛管里张望，“这倒是藏东西的好地方。”一会儿，他又失望地放下长笛。

与此同时，任千帆在乱书堆中发现一本小册子《玉笛谱》。他不觉拿起来细阅，发现里面都是一行行看不懂的符号。不觉脱口说：“看来这里真有什么狐狸精了。”

12. 外景 竹林边 白天

任千帆、杨局长正在同看管花园的老头谈话。

看园人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汉，古铜色的脸上有着深黑的皱纹，神色略显不安地说：“前天深夜，我看冯先生穿着一身黑衣裤偷偷溜出花园后门。第二天管城门的老郑告诉我，冯先生去了城外黑狐祠。”

任千帆呵了一声：“黑狐祠？”

杨局长惊奇地问：“他半夜里去黑狐祠？”

13. 外景 黑狐祠 深夜

城外，荒郊。

一堆堆瓦砾场，一堵堵断墙残壁，月光下更显得凄惨荒凉。

破败的黑狐祠在黑松林中隐现。

松涛翻滚。

狐狸乱蹿。

祠外一座狐狸石像向月凝望。脖颈上有一条红布条。

(闪回完)

14. 外景 竹林边 白天

仍是在竹林边。

看园老人只是说：“那、那狐狸精还不找上门来。”

任千帆喃喃自语：“真有狐狸精？”

“十七年前，在这个城里就闹过狐狸精，跟天仙一般好看的旅长太太，结果也给狐狸精弄死了，唉！”老人叹了口气，“年月不太平，乱世出妖魔嘛。”

15. 外景 街道 白天

一辆 19 世纪初黑色小轿车行驶在小城的街道上，轿车两边的踏板上站着两名挂驳壳枪的法警，好像是押着什么高贵的犯人，小城里各色人等都用惊奇、诧异的目光望着那辆轿车，因为轿车里的犯人居然是一位美貌出众、淡妆素裹的女子。

轿车开到县政府大门。

法警跳下汽车，拉开车门……

16. 内景 县政府 白天

法警押着美丽的女犯人走进县府大门。

这里原是清朝衙门，旗杆、照壁依旧，只是一进大门迎面增加了一大块挡板。

女犯人在法警押解下，目无旁人地径直朝里走去，她皮鞋“咯

“咯”声惊响在县府长廊内，县府公务人员都拭目相视。

女犯人被押到县长办公室门口。

17. 内景 办公室 白天

任千帆的办公室。

一位身穿白衣黑裙颀长女子飘然走进了县长办公室，她不施粉黛，清光照人，眉头嘴角略有几丝浅浅皱纹，但仍有一种动人心魄的魅力。她就是京沪有名的交际花吴佩玉，又是名闻遐迩的香闺大诗人。

任千帆见了吴佩玉，挥手让法警退出，含笑道：“佩玉小姐这一向吃苦了。”

吴佩玉凄然一笑：“戴罪之身，无颜面重见故老相识。”

任千帆不以为然，“诗坛不比官场，今晚是我私人设宴，席间上只叙友情与诗歌，不谈政事与刑案。”

吴佩玉：“还有什么客人参加？”

任千帆：“商会会长周哲庵，名闻海内的诗僧如海法师，还有一位是路过县城去京城上任的新司法部长赵景白。”

吴佩玉一听到“赵景白”三字，乌黑的眼珠闪出光亮：“如此恭敬不如从命了。”

任千帆：“吴小姐能来，给今晚诗会增色不少。”

吴佩玉：“顺便告诉你一声，我的案子最高法院决定重审了。”

任千帆为她高兴：“那太好了。”

吴佩玉变得兴奋起来：“今晚诗会，有这么多名流参加，不能有诗无歌。我去把这里名歌女小孔雀请来，让她跳最迷人的《孔雀开屏》舞。”

任千帆亦兴致勃勃，连称：“好，好。”

杨局长匆匆进来。